



野天鵝

翌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野天鹅

翌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天鹅 / 翌平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212-0080-5

I. ①野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26730号

野天鹅

作 者: 翌 平

策划编辑: 左 炫

责任编辑: 邢宝丹 桑 桑

装帧设计: 慢半拍

封面插图: 龚雁翎

内文插图: 杨 一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10

字 数: 230千

印 张: 10.625

印 数: 001-10000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080-5

定 价: 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
家
小
书
房



—

切
都
源
自
童
年

目 录

惊起的大鸟 / 1

雨晴的绒线帽 / 9

水边的舞蹈 / 19

林栋的自行车 / 33

妹妹的脸蛋 / 41

大雨，大鱼 / 47

上学的渴望 / 57

红楼学琴的孩子 / 69

形单影只的指挥家 / 81

月亮和松香 / 93

跳房子 / 113

大壮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/ 123

雨晴上学了 / 131

练舞蹈的小雪 / 143

爱华失踪了 / 151

小雪的舞蹈课 / 167

雪村里的阿亮 / 195

失去的舞鞋 / 209

妈妈，你在哪儿 / 221

父女俩的对话 / 237

远方飞来的天鹅 / 247

不平常的站台 / 259

一起演出《野天鹅》 / 265

艺考中的比试 / 299

提琴大师 / 311

秋天 / 323

一只飞奔在美善镜像中的猎豹 郭艳 / 331

惊起的大鸟





1

天微亮的时候起雾了，冷雾伴着水汽沿着城外的河岸一点点散开。冻了有些天的河面，此时又漂着缓行的冰块，它们相互碰撞着，偶尔发出“咔嚓”的一声。雾乘着寒流，在三岔河口徘徊了好一阵，然后沿着分开的河汊飘散而去。

整个城都浸在雾里。不知城外谁家的公鸡打了一声鸣，像提了个醒，城里、城外的鸡三三两两地都开始叫起来。

灯，星星点点地亮了，对于那些准备上早班的人，该告别一夜的梦和温暖的床了。

三岔河口上，一个人正收拾着家伙。他戴的帽子很厚，上面挂满了莹白的水珠。这个人使劲哈着气，他嘴里呼出的白气同雾混在一起，很快就被一阵更浓的雾淹没了。他不停地跺着脚，两只手使劲伸进怀里，这场倒春寒快把他冻僵了。他费了很大力气，才从那条鼓鼓囊囊的麻袋里抽出一根长条的物件。

天渐渐亮了，雾中能模糊地看见眼前的三岔河。晨曦透过云层和浓雾在河口处留下微弱的光晕。远处，裹挟着碎冰的河水流动着，清晰可闻。

那个人抽出长长的家伙，使劲在上面揉着搓着，然后从棉袄

野天鹅

中又取了一个小瓶子，将黑色的粉末一点点倒进那根长长的管子。可能是冰凉的晨雾刺激了他的咽喉，也许是那些黑色的粉末让他有点过敏，他大声打了两个喷嚏，又赶忙用手捂住嘴。他蹲下来，把自己的鞋带系紧，在上面贴上胶布。然后平端起那根长长的家伙，朝着三岔河口里的滩地跑过去。

路上他没遇上什么人，他皮靴的声响格外清晰。跑了一会儿，他停下来，侧耳听听远处的动静，仿佛他要找的东西随时会消失一样。

他踏过碎冰，蹚过浅而冰冷的河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登上那块长满荆棘树丛的滩地。

树林里传来了一声长鸣，那是一种鸟儿惊恐不安时发出的警告。那声音来自不远的树丛。

那人走得更加小心翼翼，将手中那根乌黑的家伙平端起来，微光中这东西呈露出它完整的形状，一根长长的管子阴森森的。那人双手把它抱在怀里，微微地哆嗦着。

他循着声音往前跑了几步，然后故意地踏动脚下的荆棘，踩得冻硬的泥土发出“啪啦啪啦”的声响。

远处那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大。

一只白色的大鸟飞起来，它的翅膀很强壮，几乎要遮蔽住这个人面前的微光。

那只鸟尖声唳叫着，使劲扇动着翅膀，将身边的树枝和沙尘搅动到空中。它在地面上逗留了一下，跑出一段距离，然后“腾”的一下飞上天空。

树林里，“砰”的一声闷闷地响起来，这声响划破了清晨的

寂静。

天上的羽毛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洒下来。大鸟在河里挣扎着，它拖着鲜红的身体，在河面上滑行了一会儿，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。

那人赶过去，费了好大劲再次装好枪，然后，又响了一声。

大鸟升到空中，努力保持着平衡缓缓滑翔。它的翅膀已经不再扇动，温热的血掺杂着冰凉的雾气，在空气中留下一丝丝飘逸的红线。

那人开始拨开荆棘拼命地跑起来，他的皮靴踏在碎石上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声响。他几次被绊了个趔趄，又重新站稳。

眼前的雾愈加浓重，他横举着的那支枪几乎让他的速度降低了一半。他的枪不断刮在眼前的树枝上，让他几乎摔倒。他跑到河滩的尽头，望见了那只大鸟。此时他几乎同鸟一样，快没了呼吸。

大鸟在水面平静地飞翔着，一次又一次努力地保持着与水面的距离。它优雅的身姿在水雾中时隐时现。阳光透过云霾，一丝丝地洒在它漂亮的脊背上，又忽然被雾气吞没了。它是一只强壮、优美而灵敏的鸟，在最后的时刻，依然显露着自己健硕美丽的曲线。现在它的身体开始下沉，一点点落入水面，它一次又一次地挣扎着腾跃起来，又沉重地栽下去。它最后的降落弄出一大片水花，荆棘丛里不知是什么别的动物，也被这巨大的声音惊吓到，开始四处逃散。

那人已经顾不上脱衣服，他扔掉枪，甩了头上帽子，一个猛子跳进了河里。他很使劲地游向那只漂浮在水面的鸟，他的衣服

开始浸满水，这让他的速度有些降下来，可他还是踉跄地连游带爬，终于抓住了那条长长的脖子……

2

城市在雾退去的时候醒来，上早班的人们开始在三岔河口的公交站拥堵起来。有个人忽然喊了一声：“瞧啊，那是一只天鹅！”

人群的目光循着声音仔细寻找着。人们很快发现了那个谢顶的男人：他的身上满是泥泞，下巴和袖口不断滴着水。他不停地哆嗦着，左手提着湿乎乎的大衣，右手抱着一只白色的天鹅。那只大鸟在灰色大衣的人群中显得格外耀眼。那只鸟三分之一的身体已经柔柔地垂落在地上，张开的翅膀占了马路好大一块地方。在它的胸口，开着一朵红艳艳的花，那红色像水墨染上的一样，一层层地在它洁白的羽毛上扩散开来。

那个谢顶的男人显然察觉到了大家的目光。他稍微停下脚步，然后拽紧天鹅的腿，将它抱着扛上了肩。

“他杀了天鹅。”有人愤愤地喊起来。

“是啊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”人群里嗡嗡地议论着。站在前面的人看见谢顶的男人身上的枪，开始闪在一旁。更多的人把他围起来。后面的人揉着前面的人将这个谢顶的男人包围在中间。一个胖老太太从人们的胳膊中间挤到了最前面。

“谁让你杀死它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胖老太太的喊声似乎鼓励着身边的人们，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加入谴责的行列。

“多好的一只鸟。”

“太缺德了！”

“这么多年了，城市都没有天鹅飞来过，他怎么可以杀了它呢？”

人群开始大声喊起来，人们挤住那个谢顶的男人，推他的胳膊，拽他湿漉漉的棉大衣。

那人有点站不住了，他使劲用枪托戳了一下前面拥过来的手，然后尖叫着：“你们管得着吗？这只鸟是我的猎物，逮住了就是我的，碍你们屁事！”他举起枪，比画着要朝天开一枪。

这个动作确实起了点作用，人们趑趄着拥作一团，有几个人摔倒了。

这激怒了站在前面的年轻男人。他们叫骂着冲上去，把那个谢顶的人圈在怀里，那支枪被夺了下来，天鹅也被人转移到路边。人们的拳头与鞋子，不停落在刚刚还很嚣张的那张脸上，直到那个人趴在地上大声地求饶。

汽车驶进车站，没有人上车。几个年轻人把这个谢顶的人按倒在地，男人们吸着烟等待警察的到来。人们守着那只白天鹅，谁也不说话。

这座城市里不少人这天都迟到了。派出所的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老高。警察朝那个谢顶的男人踢了一脚：“你咋这么缺德啊，多好的一只鸟，为啥杀了它？”

“有人买啊。野生的又不是公家的。”那个男人见警察来了，恢复了一点气焰，他觉得在警察面前没人敢再打他。

同时到的还有动物园的一位姓王的副园长，他是自愿赶来的。一个好心的市民拨打了动物园的电话，王园长正好值班，听

野天鹅

到这个消息就赶来了。他让人帮助他展开那只天鹅的双翼，他一边看一边抚摸着那已经变冷、僵直、染满红色鲜血的躯体，他的眼角沁出了泪珠。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成年的天鹅，正处在生命力最强的阶段。他很久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野生天鹅了。

人们将天鹅放上一辆车，王园长和几个志愿者要将它运到动物园，这只天鹅会被制成标本，长期存放在那里供游人观赏。

警察让那个男人解下鞋带，并解了他的腰带，让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跟在身后。他的枪插在警察车上。那个男人一瘸一拐地走着，在早上的追捕中他显然崴伤了脚。人们在他的身后指指点点。城里的新闻报道说天鹅从去年夏天，就在三岔河河汉子里落户，有很多人都来这里观看过。对大家来说，这个地方几乎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。

当天，城市里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“天鹅之死”这条让人心痛的消息。唯一让大家欣慰的是，据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事后观察，证明三岔河里有两只天鹅。那只雄性天鹅为了保护同伴，故意暴露自己——它朝着开阔的水面飞翔，给自己的伴侣留出了逃命的机会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人们不断听到一只天鹅的鸣叫。那声音长长的，听上去让人伤心，甚至有一些瘆人。在这个忽降大雪的异常春天里，人们的心里也有一角忽然冷冻起来。

天鹅的叫声在一天早上停止了，人们自发地将许多食物放到三岔河的小岛上，可没有发现这些食物有被动过的痕迹。那天早上开始，河面上恢复了平静，就好像这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这座城市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鹅。

雨晴的绒线帽





1

天鹅的事情很快在城市里传开了，也传到了红楼。

“那个人真坏！”雨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传闻。三天前她还去看了天鹅，是和哥哥林栋一起去的。现在妈妈编的儿童剧已经排演过半，雨晴特别想看看天鹅日常的样子，从它的神态和动作里找一点灵感。

小雪、吴桐还有樱子，她们跑到动物园去看，令人伤心的是这个消息被证实了。雨晴叹了口气，她已经学会不再轻易地表露伤心。

林栋和雨晴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妹。

妈妈和爸爸离开家去改造的时候，林栋才十岁。开始姥姥和姥爷过来带过他们一阵，等姥爷去世之后，姥姥也回到原籍，这个家便只剩下了林栋和妹妹，后来爸爸因为心脏病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。他们兄妹俩一边等待着妈妈的归来，一边经历了很多、很多事情……